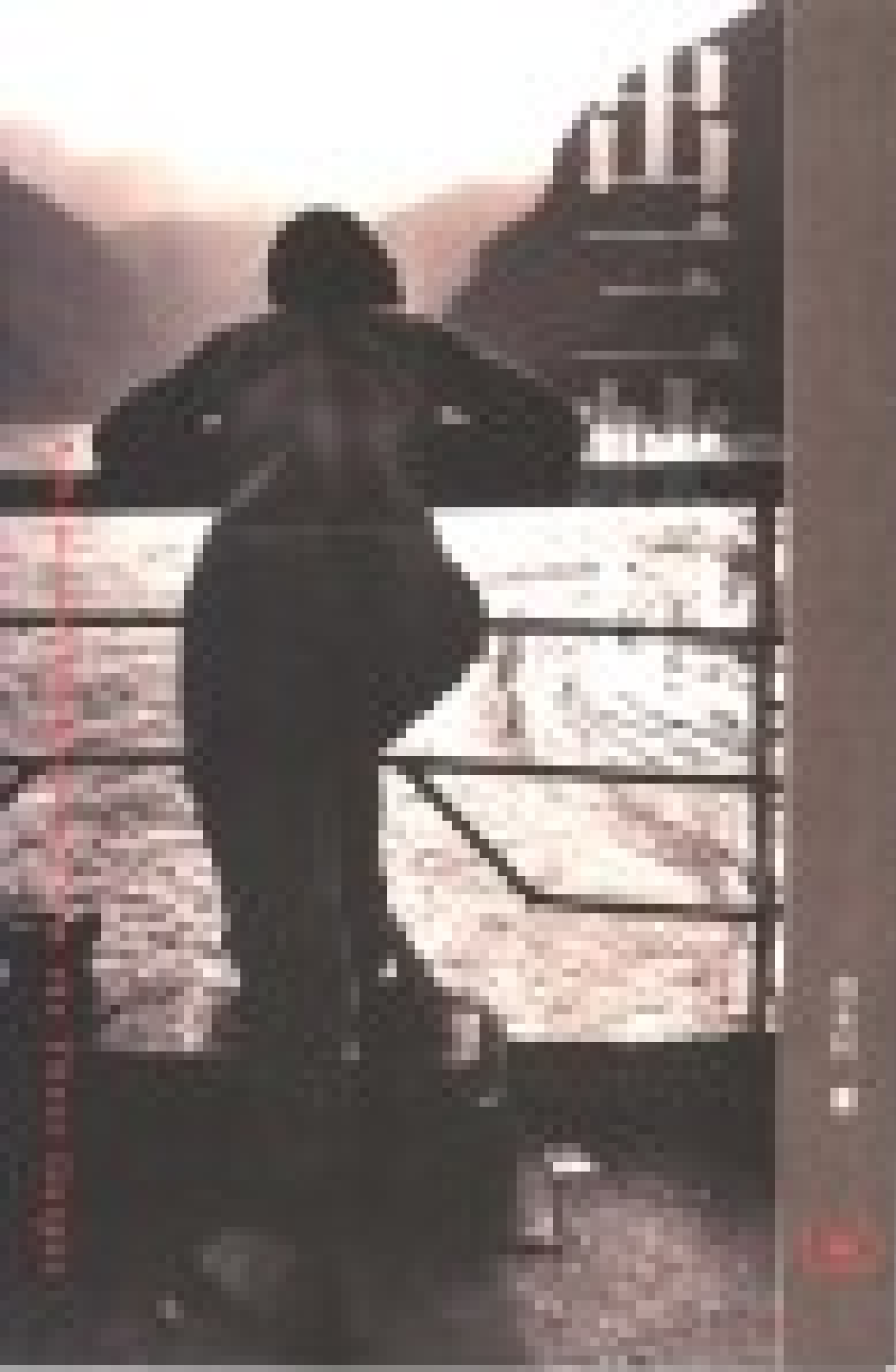


出三峡

● Notes on Emigration from the Three Gorges

晋永权 著





Notes on Emigration
from *the Three Gorges*

出 三 峡 记

晋永权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三峡记 / 晋永权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1

ISBN 7-108-02333-4

I. 出… II. 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I25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04069号

选题策划 马明博

责任编辑 张琳

特约编辑 周明晟

装帧设计 朴实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 数 710千字 图151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7.80元

流来天际水，
截断世间尘。
〔宋〕徐照

2000年8月13日，三峡库区首批外迁移民自重庆云阳县前往上海崇明岛。
2004年8月28日，最后一批三峡库区外迁移民自重庆奉节县抵达江西浮梁县。

五年间，根据中国政府统一部署，
共有9.6万重庆三峡库区移民被有组织外迁安置至沿海、沿江的上海、
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山东等11省市。
加上湖北省、重庆市在省、市内非库区县安置的4.5万人，
及先前自主外迁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2.5万人，
三峡库区共有16.6万人离开故土外迁安置。



在建中的三峡大坝（摄于2002年11月6日）

contents

目 录

之一 陌路人	六
之二 巴女谣	一八
之三 满江红	三二
之四 世道(上)	九四
之五 世道(下)	一〇五
之六 天问(上)	一四六
之七 天问(下)	一五六
之八 水语(上)	二〇〇
之九 水语(下)	二〇八
之十 花非花	二四二
后记	二五六
附录 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大事记	二五八

之一：

陌路人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唐〕孟浩然

我不能给你说出他的名字来。有什么不便吗？当然不是！那时，他郑重地向我说了他的“大号”，也就是父母给他起的那个学名，印象中我也记了下来，但写在什么地方却忘记了，并且再也没有找到过。我常犯这样的错误，书上、笔记本上，甚至随身携带的名片、车票、碎纸片上，总会蹦出一些奇怪的名字，让我莫名其妙，对不上号。只记得那是清明前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在湖北秭归老县城——归州的东边，一个孤零零的坟头旁，那人称自己是“我们移民”，样子有些谦卑。

名字的事让我想了很久。

名字重要吗？你从没有听过的那个名字真能给你带来什么信息吗？不能。在熟悉、关注你的人那里，名字是被赋予了诸多内涵的标识，这个标识之所以被记住，往往是因为她也是记住你名

字的人自身的参照系；而在与你无关的人那里，名字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与其他那些无意义的符号一样，与你无法形成参照，因而难以进入你的记忆识别程序。也有一种情况，你曾经知道了某个名字的内涵，但又忘记了，当你又与她偶然相遇时，便视为陌路，或者只能把那些有细微差别的符号归并到仅存的同类项概念当中。我记录下的大量移民的名字，大概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对他们的识别不是凭名姓，而是身份的符号——外迁移民。

但我对那一天还留有一些特别的印象，甚至还能记得当时的心情。江边野花与油菜花开得正旺，它们就那样兴奋地活着，有一点阳光雨露就先恐后地表达自己，闹腾得没有立场。有个坟头就淹没在其中，静静地与四季更迭的喧闹相处。蓄水前，你只要在长江边上走过，对这类讲究的或草草掩埋的坟茔就不会陌生。2001年清明前后，我在沿江的小路上走动，路的下面就是长江，因是枯水期，江水干干净净，与平时在江面上旅行时看到的景象大不相同。远远望去，居然像高山湖泊一般平静清澈，让人觉得不真实。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一点过去所受教育强加于我的诗意，勉强感慨点什么，才发现那只是别人的陈词滥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觉开口说话时，几乎没了自己的语词；更可笑的是，我的心与口分离了，我的嘴巴在说话时，耳朵却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理智，在一旁审慎地听着，甚至开始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先前，我从没怀疑过口是心非，那种批判的态度也只是对付别人的工具，但现在，矛头不知不觉地拐了个弯，可怕地指向了我自己。

那块窄窄的油菜地是这个农民围着父母的坟墓开荒得来的。

他弯腰锄草的时候，我正路过那里，没有看到。快走过去时，身后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的后背有些发凉，四周空无一人，哪来的声音，我一边判断一边回头，便听到了一声咳嗽，那人站了起来，我放心地笑了笑。

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这多少会让你有些失望。农民五十开外，看上去普普通通，毋须再去描述他的外貌，长江两岸许多农民身份的人大抵如此，清瘦，皮肤黝黑但不失细腻。赶在清明节的头一天，来给他70年代死去的父母上坟，这也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江边看到他时，我为什么会“放心地笑了笑”呢？在属于自己的地方，劳作着的人都是让人放心的。这也是我外出旅行的经验。同样这身装扮，他惶惑地站在北京街头四处探望，与我遭遇时，他与我恐怕都没了这份心情。在一些都市人的语境中，这样的形象往往会被刻意地丑化，一些人打趣时喜欢使用“你真农民”这样的用语，便是一例。一些人说到“移民”时，也会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们直接把“移民”等同“流民”了。不止一个朋友真诚地劝我，不要去接触这些人，会给自己惹事的。

五颜六色的纸幡插在坟头，随风摇摆，与不知名的野花油菜花保持着同一节奏，初看起来有些突兀，但很快便淹没在单调的节奏中去了。坟头靠江一面立了块碑，上面刻有他父母的名讳，孝男孝女的名字列在一旁。当时，我有着记录点什么的冲动，把这些名字全部写了下来，后来却找不到了。而我那次用的笔记本明明还在手上。

在三峡被叫做“库区”的地方，水淹线以下，迁个坟就可以

得到政府大约一百块的补助。归州东边1公里的这个坟头，就处在135米线稍下的位置，2003年就会淹没。但这一家的男主人，也就是那个农民却固执己见，不打算迁坟。有钱，又可得个孝顺的名声，镇上的移民干部说这也算支援国家建设，不让“清库”工作组为难，但他还是不为所动。就连大多数像他一样的移民也很难理解。于是，风言风语传了出来，说这是一个钉子户，准备拿父母的那几根老骨头向政府讨价还价。

我遇见他的那个下午，他正承受着压力。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件事家里也闹了很长时间没个结果，老婆子主张迁坟拿钱，儿子吊儿郎当无所谓。”我站在他对面，大概也是满脸疑惑，转而又沉默起来。我有些走神，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上午在一处景点看过的那尊上身长下身短有些怪怪的王昭君塑像。那农民在我面前不停地说着说着，除了傍晚的山风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听进去。突然，他拍起了胸脯，嗓门提高了八度，语速也越来越快，说自己受过党的教育有觉悟，坚决不拖国家建设的后腿，一定要舍小家保大家为国家之类的话。最后一句我听清楚了，那是写在墙上的标语。从湖北到重庆，在整个三峡库区这个标语随处可见。

你肯定有些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给我这个外乡人说这些。就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在四目相对短短几秒钟后，他就对我这个陌生人说了那样多的话。我那时穿着随便，邋邋，头发乱糟糟的，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除了不得不说的几句话外，很多时候不愿多说一句话。总之，我觉得自己承担不起他的倾诉，同时也辜负了他的信任。他问了我很多与移民搬迁有关的问题，我

大多答不上来。更糟糕的是，我没有技巧把他的话接下来，对他说些宽慰的话。这让他多少有些失望。不让人失望，有时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责任；但有时成了你必须尽的义务，虽然是被动的，你也得认。显然，那一天下午，我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晚上，这个问题搅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觉，感到有些歉疚。

第二天下午，我又来到那座小小的坟茔前，想为那个农民照张相，并与他说话，宽慰宽慰他，再问问缘由。然而，这里空无一人。我的计划落空后，干脆在江边的草丛中坐了下来，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发呆。看着看着有些恍惚，觉得长江变小了，那些船只也变小了，眼前的一切就像在电脑屏幕上展开的一场游戏。

身后又是一声咳嗽，我断定那个农民来了。但我回头看去，却有些吃惊，一天没见这个人怎么就变了呢？相貌大体还是那样，但衣着神情却变化很大，他站在那里也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说话。显然，他把我看做了陌生人。

你知道，在那一刻我开始怀疑起自己来了。记忆真的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变故吗？遗忘就真的那么迅速吗？两个昨天才见面的人，今天见面时会这样陌生吗？

事实上，那天我闹了个笑话。这个人是昨天那个农民的弟弟，他们两人是双胞胎。当我开口试图说起昨天谈话的一些事情时，他便打断了我的话，说自己已经知道我昨天路过与他哥哥谈话的事了。那时我才知道他不是昨天我见过的那个人。从他的口中我多少知道了一家人不愿迁坟的理由。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概是1969年8月，这对农民爷爷奶奶的坟被人刨开，平了坟。1949年以前，他们的爷爷就是一个已经快过

气的地主，家境也并不殷实。据说是被革命的枪炮声吓死的。但当时那葬礼的排场还是让很多同龄老人羡慕不已。二十年过去了，村里还有人在提这件事。刨坟这天，是革命小将出的面，但谁都知道村里的另一大姓是幕后策划者。当时的村叫大队，大队书记就出自那个姓。

那一天，父母领着兄弟俩与一个妹妹，被手持红缨枪的小将们押到现场。周围是欢呼雀跃黑压压看热闹的邻居。在他们的记忆里，父母并没有号啕大哭，相反显得出奇的安静，扒掉坟头时，上中学的叔叔甚至还帮了小将们的忙，上去踢了一脚。棺材板扒开后，坛坛罐罐很快就被打碎，混乱中有人跳了下去，黄灿灿的手镯和戒指还有另外一些随葬品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些发乌的骨头。现场有人打架，像是在争夺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狗在山间小路上相互撕咬，甚至交媾起来。事情结束时已临近中午，太阳直射下来，所有人都没了早上出来时的激情，变得昏昏欲睡。

这件事过后，他们的父母都病了一场，很久没有出来见人。有一天父亲咳嗽得厉害，差遣母亲把他们叫到床头，两位老人痛哭流涕，说出自己的心愿，要他们发誓看好自己的坟。直到这个时候一家人才抱头痛哭了一场。

短短几句话就写完了—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历史。在这些粗略的文字背后，许许多多的情感、纠葛、细节、缘由等等被忽视了，或者被误读了。不是我有意而为之，一个外人实在很难去模拟、接近、体味别人的境况。经过移民、清库、蓄水，这长江边上的一切不都隐没了—吗？我们何以了解原住民的感受呢？2004年8月底，长江三峡外迁移民结束之际，我在从奉节开往宜昌的移民船

上，写下了以下文字。

我们何以了解原住民的感受呢？通过阅读那些被书写下来的文字，或者观看经过选择的影像可以吗？

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被书写出来的文字，哪怕是原话照录的文字，一旦脱离开言说者这一母体，她瞬间就成了语言的孤儿，被不同背景不同心态的读者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更别谈随着时空转换，这些多意的阐释彼此冲突打架妥协，与那种热闹非凡相比照，而先前那个发言者最终落得个事不关己的情形了。网络时代，言说一经传播几乎就成了被夸大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史迹，成为阅读者高高供在那里，敬而远之的东西。所有的解读者都在有意无意地背离文本，把文本当作可以肆虐的对象，不再尊重文本，这就是今天的阅读现状。这也是话语、文本的宿命。雅克·德里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

况且，文字在被书写的过程中，也会诞生出自身的逻辑生命来，她有自己的定律。书写者很难控制这种内在的逻辑与生命。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文字的逻辑牵着走的人，我没有能力去控制文字的力量。我也不想去刻意对此加以控制，制造出一个纸上的或电脑屏幕上的敌人来。我也看不上那些被精心控制起来的文字。纵然我这样妥协，我也深知，自己的叙述离被表述对象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了。很多时候它们已经变得毫无关系。

再说图像。当事件、情感、心理、意识形态等等全部转化为一张张照片时，被遮蔽的东西何其多啊！的确，图像可以赋予观者更多的想像，但那些想像几乎就是一种粗糙不堪的情感啊！它使得观者的大脑变得简单了。所谓优美啊，忧伤啊，激愤啊，

激动啊，恼怒啊等等，全部是一些单一的情感模式。我们观看照片，特别是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而又自以为是地在“阅读”那些图像时，更是会表露出惊人的弱智与狂妄来：无根无据，胡言乱语。

自图像去解读历史，或者把图像当作历史本身，这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图像见证最多的是摄影师自身，他自身的选择、观点、态度、情感，或者把没有选择当作了选择，当然不能把图像本身与现实本身一一对应起来。

我们愿意感知他人吗？阶级阶层的分野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会给阅读带来什么呢？如果说不加掩饰的话，答案是隔阂，更大的隔阂。在追求时尚而又现代的生活方式成为主流话语时，谁还去阅读、倾听那些远离这一状况群体生存状态的语言呢？阅读了，倾听了，能够感知到、体悟到他们的情感吗？权力阶层、富裕者阶层如果不是作秀的话，有多少人真心诚意地去关注另一种人的生活呢？

谁在书写文字，谁又在拍摄图像，谁握有话语权呢？

那天本该到此就结束了。可接下来我却陪着那位农民的弟弟走了一段路。我们谈了一些轻松的话题。他似乎也轻松了很多，说的内容也现实起来。既然父母不愿走，就别惊扰他们吧，总不能背着这些骨头去移民吧。末了还补充一句，三代以后谁还认识谁啊！

三代以后谁还认识谁啊！我没有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但至今难忘。这句话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很多人不敢说出口。所谓家族其实只是一个很短暂的链条，最亲密无间的环节可能只在一

两代、两三代人中间，然后大家又成了陌路人。一年以后，那个我没有记住名字的一家人也像风一样不知飘到了何处。两年多以后，我乘坐的快艇路过那里时，特意向坟墓所在的方向望了望，已经没了任何标识物，江水涨了上去。一切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再回到2001年的11月底，我与同事石洪涛去归州附近一个叫泄滩的地方采访移民清库典型，留下以下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像那个农民一家一样，当时众多外迁移民的生活背景。

三峡清库

2001年11月28日，16名拆迁队员正在长江边上一个叫柳树湾的地方奋力推倒一栋民房。随着土墙沉闷的倒地声，一片烟尘升上了天空。

拆迁现场并无多少围观的村民。自今年10月底以来，这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多少有些习以为常了。他们没有放下手中的活计。

这里是湖北省秭归县原泄滩乡政府所在地。在长江旅行的人们由秭归进入巴东时都可以在江北岸见到这个不知名的地方：灰旧的土房子和同样布满灰尘的白瓷砖贴面的水泥房子，及缓缓走动的人们。

恰恰是这个地方走在了长江三峡移民清库的前列。

随着2003年三峡大坝蓄水、通航并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目标的临近，库区的清库工作更显得迫在眉睫。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在2002年年底之前必须全面完成清库工作。秭归作为三峡库首第一县，清库工作已经提前开始。